

# 诗画里的月色

□么乃亮 张夏 曹蓉

朗朗夜空，皎皎明月。古往今来，我们与先人共沐在同样的月光中，皓月清辉照亮过无数文人墨客的心灵。仰望天上的月亮，他们心中升起无尽的遐想，写就了一首首动人的诗词，泼洒了一幅幅唯美的书画。

千百年来，高悬在夜空上的月亮依旧皎洁，栖息在诗画里的月色依然动人。秋渐浓，月正圆，让我们一起品味名篇佳作里的赏月景、览月人，体味秋月带给我们的世间美好、诗意寄托。

## 秋夜赏月景 诗情伴画意

暑热消去，星月皎洁，草树秋声，如此的秋夜，如此的明月，怎能辜负？

秋夜赏月，是拥抱自然造化、美景胜境，是体悟人生境遇、情意意趣，古已有之。历代诗人词客咏物抒怀，名句迭出，余音至今。而丹青高手更是将秋夜赏月以指腕妙笔描绘出来，或实或虚，或轴或卷，画的是月景，表的是心境。南宋马和之的《月色秋声图》便是一幅秋夜赏月的古画，因时代久远、保存完好、画工精湛、内容丰富、流传有序而名世。

《月色秋声图》原为明代收藏家项元汴旧藏，清乾隆时期入内府，著录于《石渠宝笈续编》，清末溥仪逊位后散佚出宫，辗转入藏辽宁省博物馆。此画原绘于亚腰形官扇上，后装裱为对折册页。右页为画，清初收藏家梁清标题名“马和之月色秋声”，左页为乾隆行书对题七言诗。

《月色秋声图》绢本设色，纵约29厘米，横约22厘米，尺幅不大，画面却很丰富。圆月高悬，月光照亮大地，似为中秋之夜。水波潺潺，岸边一棵苍劲的榕树枝叶摇曳，以象征手法表现出水声、风声、树动声，暗含“秋声”之意。小沙洲上一位老者侧身坐卧于斑斓虎皮之上，面前放置酒具和餐盘，童子服侍于旁。构图很巧妙，画家将月、河、树、沙岸、人物、器具合理布置在盈尺之间，秋夜饮酒赏月之景跃然纸上。古人秋夜赏月，不可无酒，赏月地点可在园中，可在水边，以后者格调更高，地要开阔，酒需甘醇，情必淋漓。或对月独酌，万千思绪；或好友对饮，畅怀欢言；或阖家团聚，其乐融融。

画作虽无作者款识，但画风技法确属南宋马和之一路。马和之是宫廷画家，擅画佛像、界画、山水，尤精人物。传世画作有《后赤壁赋图》《诗经》等，皆为长卷，《月色秋声图》是马和之少有的小景画。

此画人物、流水、坡石及树木色线采用“柳叶描”手法，笔笔之间虚实相接，线条流畅飘逸。这种技法是古代人物画勾勒法中的一种，因形似柳叶而得名，后也用于山水画中。画中人物宽服长袍，姿态闲适，有“吴带当风”之美，表情恬静，似呈幽思之感。这种人物形象被称为“高士”，指博学多才、志趣高远、品行高洁之人，多为隐逸雅士，他们对自然、对人生有丰富的感受，自然醉心于秋夜赏月。

对于秋夜赏月，李白曾作《题宛溪馆》：吾怜宛溪好，百尺照心明。何谢新安水，千寻见底清。白沙留月色，绿竹助秋声。却笑严滩上，于今独擅名。

画面左上方有元代书画家赵孟頫行书“白沙留月色，绿竹助秋声”，将诗中的“竹”化用作“树”，完美揭示画面主题，可谓诗情画意。有宋一代，诗意入画得以推崇，苏轼诗云：“诗画本一律，



《月色秋声图》宋马和之 辽宁省博物馆藏

天工与清新。”元代文人画兴盛后，诗画一体理念得到进一步发展，更有人提出“诗画同源”。确实，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相得益彰。

## 月下品清饮 画上传诗韵

关于中秋，中国古人留下了许多经典画作。如李嵩的《月夜看潮图》，又如《雍正十二月行乐图》中的《八月赏月》，都可谓精品佳作。天津博物馆收藏的《月下把杯图》，更是一幅和中秋佳节氛围十分契合的传世名画。这页设色清丽淡雅、勾勒自然生动的宋画，意境丰盈，直接戳中观者内心，在每个风清气圆、亲友相聚的美好时刻，细细品味，都满是浓浓的中秋情味。

据韩慎先先生考证，这幅画的作者是南宋著名画家马远。马远是“南宋画坛四大家”之一，和李唐、刘松年、夏圭齐名。由于他在取景上善于小中见大，以一角或半边景物表达广阔空间，故有“马一角”之称。

从这幅画作的取景和构图，我们便可以感受到马远这种独特的风格。画面大部分都是留白，却并没有给人空荡荡的感觉。因为天空一轮圆月，已经用溶溶月色把留白填满了。月下众人，乃至桌、竹、山、石、栏，没有哪个部分让人感到多余。许多局部并未画全：画面左下演奏音乐者只画了半身，画面右下的桌子也只画了一半，而画面两边的竹枝、围栏、近石、远山，全都延展出了画面，留给观者想象空间。画面构图之外，如笔触之精、勾勒之细、呼应之妙，也令人赞叹。

从画面内容来看，满月当空，风来疏竹，乐声袅袅，美酒在杯，亲朋对饮，岂不美哉！而此作的题诗，则恰如其分地将画作传达出的“美”悠然点出，与画面相得益彰，耐人寻味。

根据画作之上钤有的“杨姓之章”朱文方印等信息，一般认为此作的题诗是南宋宁宗杨皇后的亲笔，杨皇后在诗词书画上亦有成就。从书法角度看，此作的题诗用笔流畅自得，结字严谨潇洒，章法齐整有序，可称佳作。更让我们惊喜的是，书写者在显露功力的同时，透出一种女性的婉约气度，这是较为难得的。

画面右上方题写的诗句是：“相逢幸遇佳时节，月下花前且把杯。”“佳时

节”是“良辰”，“月下花前”是“美景”，加之朋友“相逢”，相对“把杯”，心情怎能不舒畅、不快乐呢？一联诗14个字，良辰、美景、赏心、乐事均全，却又流畅自然，真可谓措辞精妙。

对开所题写的诗句是：

人能无著便无愁，  
万境相侵一笑休。  
岂但中秋堪宴赏，  
凉天佳月即中秋。

这首诗同北宋苏轼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中的“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由此看来，此诗不只是在写中秋，而且还是在写一种“中秋感”。是啊，每个凉天佳月都可欣赏。每一次相聚、每一次畅谈，都会让那时节成为最好的时光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这幅宋画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古人如何与亲朋共度中秋，还善意提醒了我们：在忙碌的现代社会，何不适当放慢脚步，去捕捉那些日常生活中曾被忽略的风景，在生活里发现精彩？

小小一帧画作，让我们在与传统艺术的对话中，读到了诗意的寄托，体味着世间的美好。

## 洞庭山水翠 湖光秋月美

“洞庭秋月”，是人们熟悉的文学主题。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一首《望洞庭》：湖光秋月两相和，潭面无风镜未磨。遥望洞庭山水翠，白银盘里一青螺。

这首诗辞义清新，是极目远眺下，湖面与远山产生的一组大小、颜色对照。这样的月色惹人亲近，晚唐韩偓有《洞庭玩月》，他将目光拉近，近到可见“玉碗深沈潭底白，金杯细碎浪头光”，“玉碗”和“金杯”都是制作精巧的酒具，以其借喻月下湖上颤动的清辉，体现了诗人体物深描的细致。

文学进入绘画，有悠久的历史。经典名篇，其主题易被画家铭记，采撷入画，成为绘画的主题。有的绘画主题如果便于表现，又能不时唤起画家的想象，自然会被反复描摹，形成绵延的绘画传统。

不过，“洞庭秋月”第一次成为画题，进入画家笔下，似要到北宋末年宋迪的《潇湘八景图》中。这幅作品今已不存，不过因为文献的记载并未被遗

忘。其中，北宋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详细记录了八景的题名，分别是：“平沙雁落、远浦帆归、山市晴岚、江天暮雪、洞庭秋月、潇湘夜雨、烟寺晚钟、渔村落照”。可见，八景本身并不共时，而是有着黄昏、早晨、夜晚的时间线，也自带四季的景物变化，因此宜乎分段描写，展示画家多变的技艺。“洞庭秋月”的位置在中段，可以想象应是一片平阔的水面，调整幅的疏密关系。

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元代张远的《潇湘八景图》卷，它灵活地调整八景的顺序，再利用沙渚、水面、远山等自然过渡，将八景组合在一起，布置了一片连绵的山水长卷。“洞庭秋月”在画面的后段，前接“烟寺晚钟”，后连“江天暮雪”。它以渔舟停泊的坡岸“起兴”，忽而拔起一块高峻的绝壁，但并不占用太多篇幅，随即由倒垂的古松引出一片朦胧的月色：圆月在纤云间浮动，月光投射在平阔的水面；赏月的游人乘舟缓行，促膝轻谈，身后摆设着食盒与酒瓮；载酒的小舟紧随其后，划出几条清浅的波纹。

作者张远，字梅岩，华亭（今上海松江）人，画山水学习南宋的宫廷画家马远、夏圭，画中利落的勾斫、大比重的渲染正是马远、夏圭的典型画法，风格术语称之为“斧劈皴”。

“潇湘八景”的题材为人喜爱，在明中期的吴门画派那里又变奏出册页的形制。册页每页断开，等于预先框定了画面，设定了观看节奏，图画须随册页的形状调整布局，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新的看画方式，改变了人们观看风景的视角。吴门的代表画家文徵明绘有《潇湘八景》一册，其中“洞庭秋月”一页上有题名，这是在提醒我们的眼睛，去寻找画中的“月”。小小的尺幅便于聚焦，于是我们很快注意到，江心投射的洁白月影，使人讶异又喜悦。

月亮与美好同调，它也是许多雅事的趣因，因此一再出现在画家笔下。我们在历代绘画中，可见月下独酌，有马远《举杯玩月图》轴；对月鸣琴，有明初李仪《携琴赏月图》轴；还有月夜泛舟——那是包含了“洞庭秋月”“赤壁赋”等长期存在主题的图绘。这些有关月亮的绘画，承载着欢乐与诗意，层层积累，并超越时间，成为共同的记忆被继承下来。我们的心中，藏有这月亮的清辉，因此而感到甜蜜。

据人民日报